

# 陈平原：学会理解图像的力量

杨早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近日出版了一本大书《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这本厚达 500 多页的专著,写作时间长达 20 余年,是晚清画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兼及新闻史、绘画史与文化史的跨界研究。该书牵涉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画报 120 种左右,重点论述了其中的三四十种。书中通过各自独立但又内在关联的十篇文章,条分缕析近代启蒙、新知传播、女子学堂、科幻小说、帝京想象等诸多内容,配上 300 多幅图片,生动再现了晚清画报缤纷的面目。

用陈平原教授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希望“发凡起例”,建立一项研究画报甚至是图像的模式,自己或旁人都可以因之有据,继续扩展这一研究领域。而这本专著也确实打破了此前的图像研究囿于一隅,忙着“讲故事”的通病,可以说,将图像研究这一日益重要的课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近日,笔者采访了陈平原教授,请他谈谈晚清画报研究的诸问题。

## 做画报研究必须有大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视野

杨早:您这本书前后写了二十来年?

陈平原:对,是写了二十来年。但我经常跟他们解释,不是说二十年就写这一本书,我还做了好多别的事呢。不能过分强调写作时间,否则,人家会觉得你吹牛。

杨早:中间一直穿插别的研究,但是长度确实有这么长……我想问问陈老师,您对图像本身的兴趣是从何而来?在您感兴趣的“图像”之中,“画报”的位置跟别的图像有什么不一样吗?

陈平原:小时候,我们家订画报,记得是《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之类的。或许是这种早年的阅读,养成了我对图像的兴趣。至于做研究,那是很晚的事情。但有一点,我同时对几种不同性质的图像感兴趣,除了日后成为学术课题的“画报”,还对版刻图像,比如绣像小说,还有老照片等感兴趣,你会记得咱们当初做《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时,特别强调老照片的选择与插入。十多年前,我写过《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专门讨论“读图时代”的困惑,以及如何使用不同性质的图像来制作图文书。当然,别的都属于个人兴趣,真正做成专业研究的,目前只是画报。

你问我画报为什么跟别的图文书不一样,很大程度上在于**画报是以图像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第一是图在前,第二是叙事为主。别的图文书,图像只是配角。就像二十年前我们做《触摸历史》那本书,图像是为了配合文字而精心挑选的。明清小说戏曲插图都是这么做的,先有文,再配图。传统中国,有很多种配图的书籍,宋人郑樵《通志略·图谱略》就曾开列对于古今学术有用的十六类图谱,若局限在讲故事,目前不难见到的影宋刊《列女传》,也是很好的例子。只是所有这些图像制作,都用来配合文字的。**画报改变了这种图文配置方式,以图像为主,文字反而成了配角**:对于像我这样习惯靠“解字”来“说文”的中文系教授来说,关注并研究画报,必须补充美术史、图像学、印刷史等方面的知识和课程。

杨早:所以这个课题有可能会延展到后面像《良友》这种以照片为主的画报吗?

陈平原:其实,几年前,东方出版社刊行我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后,就一直希望我照这个体例,继续往下做,比如,编撰《图像民国——〈北洋画报〉》《图像民国——〈良友画报〉》等,即使做得不太专业,也都可以成系列。若再配上《图像共和国——〈人民画报〉》《图像共和国——〈解放军画报〉》,那就更好了。我没敢答应,怕精力不济,做不过来。也考虑找两个学生,比如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佻咏娟,十年前她跟我做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被消费的战争图像——以抗战时期的〈良友〉画报为中心》;还有方锡德(北大退休教授)的学生、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陈艳,她在北大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北洋画报》的。我自己没时间,或者请她们一起来做,或者放手让她们做。而现在跟我念博士的马娇娇,她在做中共晋冀冀军区主办的《晋冀冀画报》,以及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报》等研究,那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理论框架,还有就是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画报研究若做得不好,就是在讲故事,而单是

# 这位晚清御史,被他弹劾的官员也折服

陈志平

在晚清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官员为了这座日渐腐朽没落的大厦的安危而披肝沥胆、拼死抗争的,这些人中就有清朝末年政坛奇人江春霖。

与包拯、海瑞相比,江春霖也许不如他们声名显赫,但他敢于批龙鳞、捋虎须的大无畏精神,连慈禧都称之为“真是慈直御史”,被他弹劾的官员也为他的骨气和正气折服。

## 一

出生于福建莆田北部山区的江春霖,峭拔的大山铸就了他雄浑刚毅的秉性,为他以后的谏官生涯奠定刚正不阿、不屈不挠的基础。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后,骨硬挺直的江春霖,不甘心在翰林院故纸堆中虚度一生,一心系在有监督参劾重责的都察院。在他看来,监察御史职位虽小,但作用与宰相一样,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生死。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四十九岁那年,朝廷传来考取监察御史的消息。江春霖立即着手准备应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地当上监察御史。

清末,一个儿近油枯的朝廷,内忧外患不断,僭臣当道,庸臣得势,逆臣滋生,尽一个朝廷几乎挤满投机钻营的势利之徒。江春霖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御史,选择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当上监察官不久,查明陆宝忠干涉科举,又抽鸦片烟,两个月内两次上书弹劾,直接指出不適宜任御史台长官,硬是把这个顶头上司轰下台。

江春霖先后担任江南、新疆、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不仅弹劾炙手可热、鼎鼎大名、势焰熏天的当朝权要,如庆亲王奕劻、权臣袁世凯、贝勒醇载洵、载涛、直隶总督端方,还弹劾贪婪、秽恶的权臣恶吏,如省督抚朱家宝、蔡乃煌、宝霖、冯汝骥等封疆大吏,其铁面耿直,实可表率群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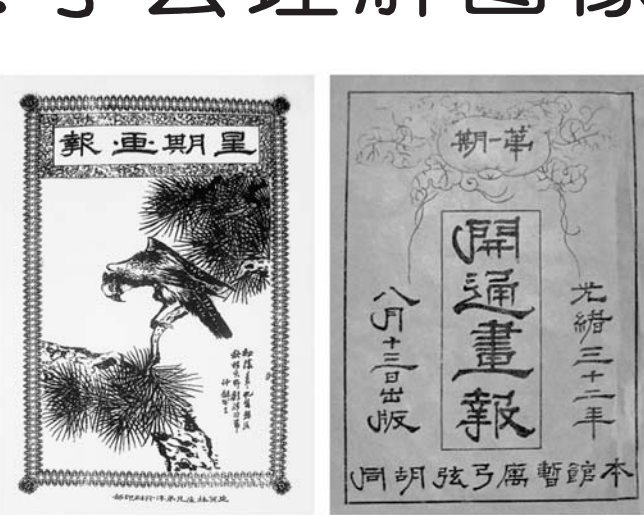
粗略统计,他参劾过的重要奏疏和奏片,数达六七十件之多,平均每月就有一件,件件与国计民生有关。其中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件件均言人之所不敢言。

江春霖终因屡劾亲贵、权臣、疆吏,触怒了朝廷,而被罢免御史之职。

# 说人解史

关于《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答问

# 画报本身有一种“溢出效应”,也许正是编者期待的



▲晚清画报封面。 由受访者提供

复述画报内容,意义不大。所以我才会说,画报很有趣,但做画报研究很艰难,难处在于你必须有很大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视野,才能看出那些图像集合的方式以及背后蕴涵的意义和内涵,而且能将其充分阐发出来。这个题目可以延伸,不断地往下延伸,将来还会有人做晚清画报,做民国画报,做新中国画报,而且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这点我深信不疑。

## 画报本身有一种“溢出效应”,也许正是编者期待的

杨早:您在书里面特别强调画报是低调启蒙,比如,假设同一拨人办的《中华报》《京活日报》和《启蒙画报》,确实是从小到大,图会越来越少,《中华报》的“开官智”,它的图,就比“开民智”的《京活日报》要少。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比如鲁迅说《点石斋画报》本来就是“喜欢新学之人”的“耳目”,所以办报人的初衷,可能觉得画报主要是给妇孺看的,但实际传播过程中,偏远地区看不到的一些新的事物,或者说,北京上海的互相观看,这方面画报会起到一种想象的作用,所以这是不是可以描述成:画报本身有一种“溢出效应”,就是办的人可能没想达到的目标,但它实际产生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陈平原:你举这个例子很好,像北京的《中华报》《京活日报》和《启蒙画报》,主事者当初设计时,阅读难度确实是依次递减,《启蒙画报》的定位是比较低级的,可后来会发现,《启蒙画报》停办后,还继续被作为“画册”保存与阅读。你说的“溢出”,应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时间上的溢出和空间上的溢出。所谓空间上的溢出,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比如,由于生活环境不同,《点石斋画报》在上海阅读是一个意思,在长沙阅读是另一个意思,在边远小城阅读就更是另一个意思了。这里说的是空间上的以及时间上的阅读差异,还有一个,那就是年龄因素。画报的主要读者,最初设定为妇孺,可实际上,有文化的成年人也照样看,否则不能理解,为何标榜浅俗的画报,能在都市人群里长期生存且广泛传阅。**知识传播有它的阶梯性和有效性,但说出来的宗旨与目标,与实际效果并非完全一致**。我以前谈过“理想读者”的问题,同一本书,给大学生看和给普通市民看,效果不一样,前者还会有再传递乃至再生产的功能。在我看来,晚清画报在设定目标读者时,是留了一手的,那种溢出效应,说不定正是他们所期待的。

杨早:我发现您的这本书里也谈到,但是不太多的,就是教科书。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的时候,实际完全由日本的专家来帮助做的,因为《最新国文教科书》里面的配图,跟日本的小学课本几乎就是一致的,那么教材这个大块,跟画报之间有没有通约性或者沟通性?比如画教材的这拨人和画画报的是不是同一拨人?

陈平原:教科书因为有教育体制在支撑,发行比单靠市场的画报好多了。晚清民国的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很倚重教材的编写与发行。教材的编写比较容易借鉴日本同类读物。画报不是这样的,它主要与新闻结盟,时间性与地域性很强,无论是晚清的上海、北京、广州,画报都是独立经营的。

杨早:但是画家呢?

## 二

清朝末年,常因官吏暴虐,民众不满反抗,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引发腐败官府的血腥镇压。江春霖对这种事事的处置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官员的良心和道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西吉安儒行乡民众因不满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差役勒迫,聚众到县衙请愿,引起冲突,当地官府派兵镇压。面对严峻的事态,江春霖立即上《劾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民变办理未平允片》称,民众的行为不过为已伸冤而已,斥斥地方官员“欲见好同僚,邀功上宪,捏称匪徒噪聚,意图报复。”在他的极力斡旋下,清廷撤兵,并宽宥了事件参与者,避免了群众的进一步流血伤亡。

江春霖见庆亲王奕劻权势日重一日,党羽、心腹遍布朝野,“举朝莫敢掣其锋”。虑及国家前途及自己的职责,决心甘冒凶险,放手一搏。

1910年2月,江春霖趁奕劻力荐亲信、干女婿陈夔龙入阁之机,上《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称: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他指出,江苏巡抚宝霖、山东巡抚孙宝琦、陕甘总督恩寿都是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江浙盐运使衡吉原是庆王府里的家人,连已被他弹劾革职回籍的袁世凯也点进来。

江春霖此举犹如捅了马蜂窝,加上言之凿凿,证据确凿,一时间引得朝野内外物议汹汹。恼羞成怒的奕劻以宣统帝名义颁谕,斥责江春霖“牵涉琐事,罗织多人……恣意牵扯,荒谬已极”,以“妄言乱政,有妨大局,肆意诋毁亲贵重臣”为由,把江春霖贬回翰林院。江春霖的惊天一击和清廷对亲贵重臣的明显袒护,不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均引起震动。经《大公报》《申报》等披露后,京师内外景仰此疏,皆“争欲先睹为快,一时辗转传抄,顿令洛阳纸贵”。梁启超将他誉为“古今第一御史”,并说“御史台是唯一有清气往来之所”;福建同乡林纾在报纸撰文并配上图画,将江春霖点赞为“光绪、宣统以来谏官第一人”;辜鸿铭撰文称他“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

江春霖的监察官生涯由此达到顶峰,同时似乎也走到了其职业生涯的终点。大清何曾清,春霖难成油。孤忠耿直的江春霖,实难与这些贪官污吏、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经过一番激烈较量,江春霖彻底明白了:原来御史也有弹劾不了的人,言官也有捅不破的铁幕。以庆亲王奕劻为代表的腐朽利益集团只手遮天,难以撼动,他虽有心补天,仍回天乏力。既然壮志难酬,那么,这齷齪之地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速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江春霖如是说道。宣统二年,55岁的江春霖辞官回故里养母。从此,彻底退出了暗潮汹涌、诡谲难测的晚清政治舞台。

## 三

陈平原:《点石斋画报》那个画家群,是能够稽出来的,因为每幅图都有署名。而为教科书画插图的,一般没有署名。大而言之,为画报画插图的,职业及人格上是较为独立的;而为教科书画插图的,多为出版社的雇员。单就绘画技术而言,为画报绘制插图的,要高于为教科书配图的。

## 抽象的以及深层次的思考,还得靠文字

杨早:晚清画报实际上是两条路,一条是启蒙,面对妇孺;另一条就是时事,这两个是它特别明显的特点。

陈平原:启蒙是目的,时事是主干,但不可能每篇都是时事,必定有些只是介绍新知。可以这么说,读书、生活、新知三者都得有(笑)。新旧结合,中外并举,古今穿越,雅俗共赏,这是编画报的诀窍。

杨早: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想象,比如《启蒙画报》会画古人,但其实画家对古人的想象也没有经过很严格的考证。

陈平原:那是因为有所本,比如《启蒙画报》最重要的栏目“伦理”,第一年1-4刊出的“蒙正小史”,从图到文,都是借鉴明人涂时相的《养蒙图说》。

杨早:有所本,对,就是您后来说的混搭。但是有所本就到明清,它有时候画的是春秋时代,或者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还是把它画得像后来的人一样。这就像戏曲一样,所有人都是明代的衣冠。

陈平原:因为没有办法,晚清画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鲁迅曾嘲笑李祖诒绘制的《长恨歌画意》,“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结论是:“紹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春秋战国的人和今天的人长相差别不会很大,但服饰打扮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看一直到今天,电视剧经常出错,不断被人挑毛病。这就难怪晚清画家不考究了。

杨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跟当下有关系。画报是为了配合**对妇孺的启蒙**,现在您在市场上,绘本卖得特别好,小孩子从小看绘本习惯了,以后是没有动力去看文字的,图像的冲击力,易得性,会很容易就替代文字变成知识的主要来源。那么这个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因为以前是偏文字,“左图右史”的传统失落之后,实际上是偏文字,而不是偏图像。现在这样一个从文字到绘本的转换之后,中国人对知识的接受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呢?

陈平原:其实不只是绘本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走在大街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刺激您的感官,回到家里,电影电视,图像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如果是战争或灾难的报道,那绝对是图像更有冲击力,比如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后者更震撼人心。所以我会说,**今天中文系的学生,不能只满足于“说文解字”,还得学会理解声音的魅力以及图像的力量**。我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会逐渐多起来。**只靠文字来传递知识与情感,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字越来越面临图像以及声音的挑战**。

图像挑战中,就包括阅读绘本长大的小孩子,日后的阅读趣味,能否重新回归文字。美术馆里,面对一幅名画,如何有效地鉴赏与解读,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不仅是审美,还会涉及历史的、文化的、人情的各种因素。所以,**读图能力的培养,会变得日益迫切**。

我知道你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读图长大的孩子们,日后能否有正常阅读文字的能力。这个尴尬的局面,日本人比我们走得更远,他们的漫画以及动漫,早就用来解构马克思的《资本论》了(笑)。我们都知道,**图像在传递知识方面有其局限性,抽象的以及深层次的思考,还得靠文字**。有些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情感,也必须靠文字才能呈现。但**直观性、冲击力,以及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等特色,使得图像叙事自有其独特魅力**。十几年前,我请东京大学尾崎文昭教授来讲课,专门讨论日本的漫画在传递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局限。你的提醒很重要,这么多人读漫画长大,日后如何转向文字为主的世界,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注: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等。

杨早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话题》系列主编。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

# 这位晚清御史,被他弹劾的官员也折服

大清何曾清,春霖难成油。孤忠耿直的江春霖,实难与这些贪官污吏、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经过一番激烈较量,江春霖彻底明白了:原来御史也有弹劾不了的人,言官也有捅不破的铁幕。以庆亲王奕劻为代表的腐朽利益集团只手遮天,难以撼动,他虽有心补天,仍回天乏力。既然壮志难酬,那么,这齷齪之地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速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江春霖如是说道。宣统二年,55岁的江春霖辞官回故里养母。从此,彻底退出了暗潮汹涌、诡谲难测的晚清政治舞台。

“雪貌冰寒冷不侵,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这是江春霖写的《咏水仙花》诗,仔细玩味,更像是他心迹的表白。也许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大清朝,贪个十万八万是小事一桩,但自律甚严的江春霖仍坚守着“半点尘埃未许侵”,以“清香不让梅”的水仙花自许,甘守淡泊,不改其志。

江春霖平常生活十分俭朴,公务之余,自己做饭,常常以家乡笋干和咸菜下饭,没有其他的菜。在故乡老家,也是一不置田产,二不盖新屋,三不养奴婢。母亲、夫人和弟弟全家留在深山老家,过着十分清贫艰苦的农村生活。夫人病逝在家时,因公务繁忙无暇回家,他强压着心中的悲痛,寄回亲笔挽章悼念,并发誓终身不再续弦。

有一回,江春霖的福建老乡官员,因涉贪被他弹劾。这位老乡知道江春霖早年丧偶并没续娶,于是,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连夜上门送给他做续弦,江春霖愤然斥责:“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又赠以香车、金钱,都被当场拒绝,把这位老乡给轰走。

江春霖十几年京官、五任御史,出京归里之日,带走的是如洗的宦囊:一袭朝衣,几件旧衣服,几箱旧书和“俸余只剩买书钱”。全御史台的同僚都知道他为官清廉清贫,出于对他的敬重,纷纷集资为他筹凑路费,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吾自为言官,则置身于度外,若稍有身家利害,何敢批逆鳞、捋虎须,以一身冒万险而不知悔?”无疑,也正是这份清廉清贫,保证他不落人话柄,赋予了江春霖铁面铮骨的底气!

# 话说林浦

李凌云

走近林浦,放眼望去,洲渚绵延,河浦交错,一片江南水乡景色。位于福建省仓山城门镇的林浦是明代著名学者《资治通鉴》校编者林瀚的故里,其家族文人名士辈出,曾有过“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鼎盛时期。

如今,仓山区依托林浦濂江书院打造林浦林氏家风馆,将林氏洁身修廉、清白传家的家风家训作为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和游客廉洁修身教育的素材,继续弘扬传承林氏家风家训优秀传统文化。

林氏家族宗祠中,一副“进士难进士不难难是七科八进士,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三代五尚书”的对联,说尽了当年林氏一门的繁华。从宋朝至清朝光绪年间,林家共走出18位进士,曾连续开创了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国师三祭酒的佳话。更为人所敬仰的是,林家不但“科第流芳,累世翰林”,更做到“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

来到闽江江畔的林浦濂江书院二楼内,传承数百年的“养正心、崇正道、务正学、秉正人”的林氏“四正”家风似有一股浩然正气,影响着林氏后人,以林元美为首的“七科八进士”和以林瀚为首的“三代五尚书”名扬八闽。

林元美是明朝翰林浦林氏家族第一个进士,人称“四知”贤人,“四知”即“知县、知州、知府”的官职与“知足”的美德。他在任时,一方面力行教化,一方面及时处理争讼,百姓曾以杜甫诗词赞其“金井水、玉壶冰”,可见他为官期间诚实正直,尽职爱民,清廉自守。晚年他含饴弄孙之余,也不忘教诲晚辈要勤学修身,不攀祖宗。

以德遗后者昌。林元美的儿子林瀚在其德行教诲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林浦村尚书文化的集大成者,官居吏、兵二部尚书、国子监祭酒。位高权重的林瀚依旧传承了清廉家风,将伙食补贴捐出用于营造斋舍,让国子监师生免于租房负担;他对待在国子监学习的儿子也一视同仁,要求其做事勤勉,尊重理法。他的幼子林庭机牢记父亲告诫,一生践行为民兴利,勤廉不息的理念,树立了清白做人做事的门风。

林瀚的孙子林廉是林家的第三代尚书,他的尚书府毗邻权贵豪门,却是破陋不堪。即便刮风下雨,屋漏积水,他仍甘于清贫,恪守廉洁,在墙角开辟半亩菜地,以种菜澆水为乐。这种不屑攀附权贵的修为与他的祖辈父辈们一脉相承,受人敬仰。清末民初,林瀚第14世裔孙林斯琛,作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先后参与广州起义、武昌起义、福建起义,一生精忠革命,淡泊名利。

从明代至今,远至明代进士、尚书,近到民国时期福建政务院副院长林斯琛,林氏家族之所以能够代代贤人辈出,得益于林氏家族洁身修廉、清白传家的家风家训教化涵养。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良好家风,让其家族长盛不衰、延绵不绝。

# 新“道德经”

“牵着你的手……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初冬时节,在老子故里河南鹿邑县高集乡许各村,一支由23名大娘、大嫂组成的农民文艺演出队迫不及待地踏足即将完工的文化广场,伴着音乐旋律,载歌载舞。

“比全乡其他22个文演队落后多了,我们一个月前才成立,遇到了一些困难。”许各村妇联主席、文艺演出队队长朱素琴说,“主要是大家有顾虑,认为不是那块料。”

“说要组建文演队,当时吓一跳,腰酸硬得像柳棒子,拉架子车中,跳舞够呛。”今年50岁的宋芝荣像很多农村留守妇女一样,平时忙农活、忙家务、忙着照顾老人孩子,从没想到有一天能跳舞。“别人能行,咱也不能让人低看了。”入队以后,宋芝荣就像着了魔,干农活想节拍,连做饭都扭腰摆胯、手舞足蹈练动作,她竟成了文艺骨干。

“现在我们是老中青混合队,有了李彩英,以后让大家饱眼福的节目就多了。”孙素琴指着73岁的李彩英老人告诉记者,李彩英老人年轻时就是村里的文艺骨干,打腰鼓、扭秧歌,样样拿手。

一旁忙着广场扫尾活计的秦殿伟看得乐呵呵,“现在俺村也有了广场,大伙平时来这里乐一乐,比啥都好。”秦殿伟因疾病致贫,在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时,他家里的三轮车、拖拉机成了“公家的”,随时随到。“乡里、村里不少帮衬俺,这也算是一种回报。”秦殿伟说。

“给大伙跳个节奏更强的。”在一群村民的喝彩声中,宋芝荣和她的队友们随着音乐又舞动起来。

近年来,鹿邑县新建村级文化广场455个,组建362个农民文艺演出队。许各村文化广场的欢乐场景是鹿邑县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缩影。

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妇女多,作为老子故里,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也是鹿邑县新时代的“道德经”。

在高集乡香施堂村一处种着各种时令果蔬的宅院里,71岁的李从兰和104岁的婶娘朱吴氏相依相伴过着恬静的日子。

3年前,李从兰的老伴病逝,子女曾把李从兰和朱吴氏接到城里居住,但住不到三个月,已经跟着李从兰生活了23年的婶娘朱吴氏便嚷着要回村里。“我和婶娘相伴50多年了,老宅院就是我们的根,咋能说走就走,现在农村环境好多了,啥都有,生活很方便。”李从兰说。

目前,鹿邑县553个行政村中,建成326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更多像宋芝荣一样的农村妇女能够载歌载舞,更多像李从兰和朱吴氏一样的农村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韩朝阳、杨光宏)